

19 AUG 1940

國 際 編 譯 社 編 輯

第 廿 四 期 要 目

國 際 週 報

蘇俄的新疆土(圖解)

近衛內閣的性格及其政策.....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此次政變的特異性.....大阪朝日新聞

近衛內閣的三命題.....周 景

蘇聯與中日戰事.....Kathleen Barnes

警備中的中東形勢.....Alexander Kirally

德國內部的呼聲(上).....Hans Schmidt

納粹鐵拳希墨萊.....Frederic Sondem Jr.

三個獨裁者(長篇連載)(三).....Emil Ludwig

地圖·漫畫

新 生 命 社 發 行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字號九八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七日出版

每冊一角五分 國 際 週 報 圖 書 館 藏

蘇俄的新疆土(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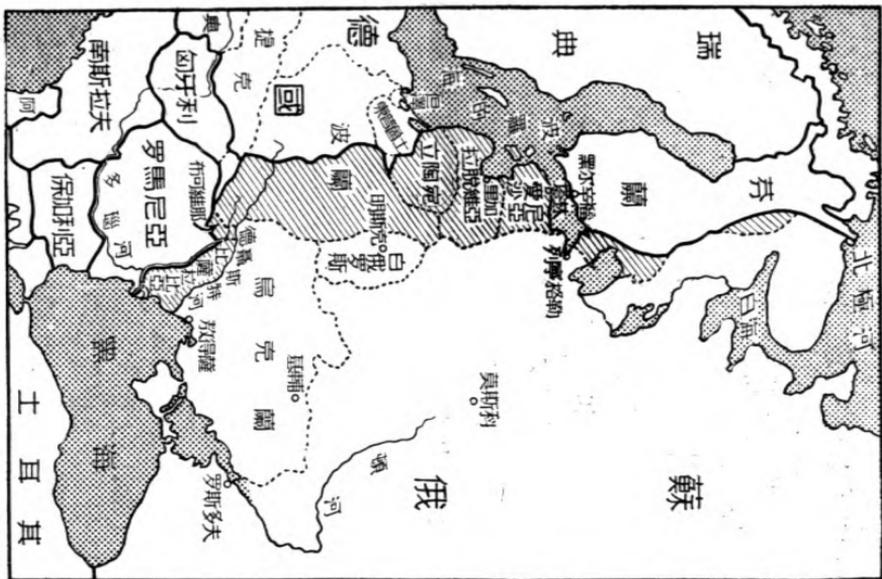
這次的戰事，無論東方的中日戰爭或西方的英德戰爭，結果都不是兩敗俱傷，獨有蘇俄，却乘其機會，大獲其利。蘇俄與共產黨人之惟恐天下不亂，是有其理由的。

聖字歐戰的爆發，蘇俄不費一兵而得到了波蘭領土的三分之一，以後逐漸壓迫波羅的海諸小國，樹其勢力於波羅的海沿岸。這其間除了用兵芬蘭，受到一些損害以外，蘇俄可說是唾手而得到成功的。

歐戰擴大以後，德國勢力從丹麥侵入挪威，瑞典為鐵礦產地，一時形勢岌岌，幾於不保，最後之卒能無所變動者，我們要說是由於蘇俄的力量。這是蘇俄與德國勢力在北歐的平衡點。

其後，德國用兵西歐，荷比降，巴黎陷落，法國屈服，乘了德國忙於整備對英的機會，於是蘇俄又南進奪取羅馬尼亞的比羅拉比與布科維那兩地，並且利用斯拉夫民族的感情，勾結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兩國以謀在巴爾幹有所發展。同時，更一舉而將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併入自己的版圖，成為赤色聯邦內之一邦。

蘇聯的發展，當然要引起德國及意大利的恐懼。法國戰事結束後一月，而對英尚無所動作，希特勒且表示願意和平，這中間的演變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近衛內閣的格性及其政策

大阪每日新聞
木公譯

第一次近衛內閣，在其組閣的前後雖然博得絕大的人望，但論其政績則實在壞得很。其原因雖有種種，總而言之，可說定對於事變缺乏認識七八槽陷於長期戰，而且對於長期戰的一切準備都不充足，以平時的體制來應付非常時的結果。世間因為第一次近衛內閣以替換競走的形式交給平沼內閣，而近衛自己却逃走了，很有點實備的批評，但在近衛心中却預計着不久將重登陣容再服公役。精通此中事情的有馬賴甫伯爵曾穿了近衛的心事，曾經這樣說過：

「我的任務是在造成便於近衛再服公役的情勢，所以消極地是打破一切阻撓近衛東山再起的障礙，積極地是努力於近衛所希望的政治條件的實現。」

他這樣地說過，且曾也來着這個方針行動過。近衛東山再起的機會，至少在五月杪的時候就已經有一種預見了。這定因為德國對任何作戰的決定的勝利，使人發生了歐洲甚至世界秩序必將一新之感，在國內方面，則強化德意日軸心的主張又拾起來了，而米內首相及有田外相等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被認為是使軸心強化的實現性處於稀薄，因此近衛的再起確成了議論的中心。近衛任五月末曾對有馬說：

「下次政局無論定誰來擔當，若以現在的體制定不能收到功效的。除了立基於將政治、財政、經濟及其他一切國民的勢力結合起來時有機的舉國新體制之上來謀政治的進用外沒有別的辦法。」

因為這樣遂疏了他的懷抱的原故，「近衛公再有再起之意」的聲

音被發溢於街頭巷尾。六月四日近衛在華族會館又發表了他對於政治新體制的主張，六月廿二日接着又辭去了樞密院長的職位，發出了從事新體制運動的聲明。他在一切的機會上都強調着這個新體制運動和政局擔當完全是兩件事情。政局的擔當因為是天皇大權之所繫，不容安事忖度。事實上，近衛恐怕也沒有把他自己和天胡政權連結起來着想過，但客觀的事情却一方面使米內內閣的立場陷於難境，一方面勸請近衛出山，情勢日趨變化。對於這樣的情勢，也許是知道，也許是不知道，他在七月六日跑到輕井澤的山莊去了。據進山莊裏這件事，據說為的是好把政治新體制方案好好地想一下。事實上，在七月九日，新體制案就已經就稿了送到近衛那裏去了，同時，近衛和東京之間，有好幾調連續員為着政局的大轉變和近衛的再起來往任極形忙碌。並且這些人就連特別派去督衛的十名特別高等警察官也沒有看見他們，極其秘密地和近衛曾談過。

七月十六日緊接着米內內閣辭職之後，馬上好像照着預定的秩序單據地極其圓滑地大命就降到近衛身上來。近衛之所引為遺憾的是政治新體制案還沒有公開發表，預期的準備完全沒有做好。他曾說政治新體制無論是誰擔當政局都定絕對的必要條件，而就他自己的場合說，徵諸已往的經驗更是不可缺的條件。所以他所組成的新內閣的格性，是理應由政治新體制的內容來決定來表示出來。

本來目前的組閣，因為政治新體制沒有決定，在不妨礙以後新體制的實施的限度內，大致沿襲原有的體制，在過渡期間中也是不

得已的辦法。由於這種關係，所以要說明新內閣的性格，是必須將新體制案提示出來，但因為還沒有決定，要確實地提示出來也很困難。不過政治新體制的主要綱領，要約起來，不外是：

一、議會新黨之組織。

二、國民組織——現存各種國民組織的整理合併及附與政治的性格，使成爲文化啓蒙的國民運動的基本勢力的方策。

三、行政府立法府及行政府與統率府的關係的調整及其組織的改革。

四、基於橫斷上述三者的推進勢力而構成的指導部的組織。

所謂議會新黨是指將既存政黨及其他政治勢力集結起來而形成的議會行動團體（議員及國會外圍的政治團體）而言，以一掃向來的派閥抗爭及與行政府的對立關係結成純正的立法機關爲目的。所謂國民再組織，即將精神動員、產業組合、農業組合、產業報國聯盟、農業報國聯盟及其他既存團體，由其職能的區分加以統合整理，在原来的精神運動經濟運動等的使命之外，又予以政治分子的性格使成爲行政的通路。

一方面在行政府內實行內閣制度及各部制度之改革和地方制度的改正。在立法府則實行貴衆兩院構成的改革，在行政府與統率府之間則由於大本營組織之改革，或設立國防會議等以謀統率與行政之調和。向來的舉國一致內閣雖冠有「舉國」之名，而實際則以一切勢力之牽制與均衡爲目的，其所用方法則爲集合各勢力之代表者，欲藉各代表者謀與各勢力作有機的結合，但結果祇不過徒然屢次反覆其毫無效果的努力而已。近衛內閣却相反，從上記的政治新體制的要綱內也可以看出來，乃各勢力各將其勢力本身或捲入於議會制度之中，或融貫於國民組織之內，使各勢力間之對立抗爭自然

解消。再在人的關係方面，則擬設置橫斷於議會新黨，國民組織，統率府、行政府、立法府之間，擔任指揮運用之僚屬。

約而言之，以前的體制注重在勢力的牽制和均衡，而近衛新內閣則不許勢力之對抗，所以認爲無牽制與均衡之必要，欲藉全體的組織而收取效果。在這一點上就表示出了新內閣的性格。近衛內閣的主要政策是外交的刷新和國防國家之建設。米內內閣因不能適應歐洲情勢及世界情勢之變化而辭職。那末，繼其後而成立的新內閣首應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放棄日本外交傳統的英美德日外交而強化德意日軸心的方策是也。歐戰中的英法的失敗，不外乎是自由主義國家的退却。多年來被壓迫於英美外交「力」之下的日本爲擯拒其不當的壓迫實屬千載一遇的良機。關於擯拒了英美壓迫之後，應該做些什麼事無須多言，這是在國民的胸中自然應該藏着的東西。擯拒英美的壓迫同時和我們正努力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一樣地正努力於歐洲新秩序之建設的德意兩國相提攜也是自然的道理。問題只是要用怎樣的內容怎樣的方法來提攜而已。近衛以關於這一點的陸海軍間的以及陸海軍與外交當局間的方針，須完全一致爲其組閣的前提條件，只看他於拜受大命之後，首先就集其全力於這件事實看來，也可以明白新內閣政策的根幹是在這裏了。欲將以「力」爲確保和平手段的凡爾賽體制予以打破的德意日等國，乃必然地會被迫着和阻止他們這個行動的別的力量相爭鬥。因此，日本不能不將其國家組成之目標置於國防之上。狹義的國防是軍部所相當的事項，而廣義的國防則包含有爲遂行狹義國防所必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各問題在內。故政治經濟產業及其他一切的經營都是以完成狹義國防爲目的，有根據公益主義合理地施行之必要。非沿着這條線去施行政治并經營財政經濟產業不可。就是國民個人的生活也不容其脫離這條線。近衛內閣爲規定這些關係非樹立細目的政策不可，其實際當然已經準備在政治新體制之中。



日本此次政變之特異性

——陸軍急起打破「現狀維持」——

大阪朝日新聞
梁元九譯

阿部內閣因為屢次的失敗，今春在瀰漫於全國之非難聲中場台了。米內海軍大將繼其後任佩上宰相的印綬是本年一月十六日的事。自後，米內內閣風平浪靜地換過了第七十五次議會，費了半年拮据經營之後，到七月十六日卒至被迫告退。當初組閣的大命降下到來內首相的時候，誰也都覺得意外，米內首相被視為「湯淺內府祕藏的一張牌」，他究竟怎樣來打開這個難局，成了各方注視的中心。

當米內內閣成立之初，本報曾在「米內內閣的性格」的標題下加以解剖，在其批評中，猶憶有下述的一節：「在新內閣成立的時候，國民感覺得有一種不可解的什麼東西是事實，這是一種感想實在也莫可如何。所以米內內閣的前途是要看這種「不可解」的感想，在其實踐上能不能夠消滅下去，以及其和平新陣營的摩擦，是不是可以減少一

點來決定。」又說：「在米內內閣的性格上非將其外交政策舉出來不可。米內有田的外交在一部分人裏面，老早就有批評是親英美外交的。……而由米內內閣的全體看來，大部是代表潛現狀維持勢力而登場的，這是不容否認的。」我們曾經這樣指摘過，半年後的今日，這個預言竟真正地實現出來了。

對於有田外交的實難攻擊的怒聲，在議會中也已經由一部份革新陣營方面發出來過，隨着歐洲戰亂急激的發展，外交政策的轉換已經不是議論的時候，而是急於要實踐的時候了。以米內內閣對外方針的米內有田外交是不是能够採取應付這種急激變化的姿勢，已經成了重大的政治問題了。米內首相和有田外相遇着這一個重大外交轉換期，雖然說定已經達到了大致現狀打破外交的結論，但總而言之，若以米內有田兩人過去的經歷和性格，若望其作外交上的飛躍的發

展，大家認為已經是不可能的事，米內內閣的性格和軍部方面的意向，已經呈出了本質上不能相容的樣相出來了。德意軸心稱霸歐洲這種澎湃的新時代的風潮，對於日本在東洋的地位也不能不發生絕大的影響。瀰漫於陸軍部內的外交方針大轉換的熱烈要求，和澎湃於政界欲擁戴近衛公爵為新政治體制之中心人物的動向兩相結合起來，於是就形成了米內內閣崩潰的原動力了。米內內閣乃澈底地代表着陸軍的猛烈的推進力所壓制戰場台。並且，這種機運又促進國內新政治體制運動，和軍部方面聯絡起來從背後威脅了米內內閣的存立。這種政界騰然的各種情勢，使吾人早就看到米內內閣的辭職，只不過是時期的問題而已。而刺激這種情勢的問題之一，就是前一向近衛辭去樞密院議長時候的後任更迭問題。

現在已經成了新政治體制確立派陣營中

的一人的平沼誠一郎男爵，那時近衛推薦了他做樞密院長的候補者，而米內首相却不答應，硬把樞密副議長原嘉道晉陞為議長，這一件事情給新政治體制集團一個很大的刺激，對於米內內閣的這一方面的風色變得異常之強。

在這種情勢之中，直接成爲內閣崩潰的原因，就是烟陸相關於外交強化的頑強猛進的態度。所以，這次政變的特殊性和阿部內閣時候一樣，並不是由於內政諸般政策的行不通，實乃因爲在國內方面，在國際方面都正遇着一個劃時代的大轉機，若露現狀維持的米內內閣，無論如何也擔當不起的重擔子，逼着他實行總辭職來卸去這個擔子。換句話說，就是陸軍所代表的急進的內治外交政策將現狀維持的米內內閣一舉打破了。這樣看來，在政治上、思想上，這次政變的意義，實有極重大的特色，非十分注視其具有向來政變無其比類的複雜深刻的內容不可。軍部方面以當前的外交政策爲對象，積極地將其全委應出現於政治的前面這件事情，就足以使吾人痛切地感到目前時局的深刻和重大性了。因此，在這裏將這次政變的一切經過，由軍部的動向爲中心來敘述一下。

陸軍方面爲對應因歐洲戰局的急轉所引起緊迫的國際情勢，期完成中國事變之處理毫無缺陷起見，早就認國內政治體制之確立及外交政策之刷新爲當前之急務。關於其實現方法在各有關部分正在悉心研究，恰好六月二十九日發生了有田外相的廣播問題，以這個事件爲轉機，這種要求突然趨於表面化了。事情是這樣，因爲有田外相雖然標榜着「東亞自主國的確立」，但在其實現的外交手段上，對於德意日現狀打破外交之推進及英美依存主義之清算，並沒有表示出打算採取什麼手段，因此軍部方面的非難極其激昂，不久以前，因爲有田外相的無線電廣播問題，陸軍和外務之間，引起了一場糾紛就是這樣一件事。「有田那次的外交廣播之所以是一種微溫的不澈底的，並沒有言及和德意關係的強化，是因爲陸軍方面不贊成德意軸心的結果。」這種誤傳由外務省內部散佈了出來，因此才引起陸軍和外務間的紛糾，結果，由於外相和陸相的會見，表面看來，似乎一切都解決了，政變的空氣好像緩和了樣的。但是問題的根本依然還是絕對沒有解決，縱使即實行外交政策的轉換，而以米內有田爲中心去做這事，轉換外交的實踐

是不可能的。因爲所謂轉換不外乎是「轉回」的形式上的表示，所以在陸軍部內繼續地強硬要求米內內閣的退下，新政治體制的迅速確立，及由這個新體制來推動轉換外交。因此，期待新政治體制的中心人物近衛公爵出山的運動更日趨熱烈。烟陸相鑒於部內這種情勢，始於本月七八兩日和軍部長老寺內杉山兩大會見懇談之後，關於以陸相的地位所應採取的措置，決定了一個大體的態度，在九日開議開議之前，和首相會見，將「關於對國內新體制的協力，可否加以考慮」的這種意見委婉地傳達了。米內首相對於陸相這個進言也說：「既然國內情勢已經到了這個樣子，恐怕也非加以考慮不可」，大體上表示了贊同的意思。後來，到十一日，武藤軍務局長又訪問石渡內閣書記官長，陳述陸相的意思，並將軍部的意向也詳細說明了。因此，到十四日傍晚，烟陸相又用書面向米內首相作重大進言。這個書面的內容是：

「目下的狀態，際遇着世界情勢之一大轉換期，國內體制的強化，外交方針的刷新，實爲焦眉的急務。然政府實有一無所爲，徒使千載一遇之良機失之交臂

之感。如此情形，即於事變處理之完成上亦將發生障礙，此際亟應為一新人心，促進新體制之確立起見，現內閣可否由大衆的見地，對於其進退下一決心。」

是這樣一種極其明顯的表示，可謂對於米內內閣頂門一針。到十五日，畑陸相和閣院宮參謀總長也協議了的結果，陸相的態度纔達到了最後的決定。但是，米內首相對於時局抱着和陸軍完全不同的信念，堅欲一仍舊貫以現體制來擔當政局，因去，在十六日午前九時五十分開譯前首相和陸相會見的時候，米內首相對陸相提出要求說：「我的意見和你的完全相反，新體制並非必要，老兄既是不能贊同我的意見，就請你提出辭呈，並請推薦後任陸相。」因此，畑陸相把已經準備好了的辭呈提出之後，馬上回到陸相官邸，接着召開陸軍三長官會議和軍事參議官會議，協議的結果，到午後三時半又回到首相官邸來和首相會見，明白白地回答說：「已經諮詢過三長官，請推薦陸相的後任人並請其承諾，但在目前的情勢下都沒有承諾的意思，陸軍全體對於你的意見是完全反對的。」米內內閣的命脈至是纔完全斷絕了。

米內內閣自組閣以來半年就塌台了。這次改變的特異性若是在於在這種經過的情形中看得出來的話，那末，米內內閣下台後的政

局，其必向着新體制的展開，邁開大步前進。自是意中事。
——譯自七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聞

近衛內閣的三命題

周景

據東京讀賣新聞的評論，從大處看來，近衛內閣的性格可歸納於下述三點：

(一) 是中國事變處理的方法。近衛聲明要在一種怎樣的形式下實現出來？那時和現在，中日兩國的客觀情勢都大不相同。歐戰急切進展的結果，英美固不待言，就是德蘇也有想在戰後為中日和平做一點工作的神氣。新內閣的手腕如何？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 是即使將外交政策一新也自有其主見。思想上精神上當然是靠住德意方面來建設東亞新秩序，但外交不過是國策的一個手段，手段是不能固定的，非臨機應變不可。親德意之後馬上就反英美呢？還是不存成見樹立自主外交呢？這是一個問題。明治三十五年日英同盟的成立，是因為伊藤博文主張親俄，所以英國纔急急於和日本締結了盟約。外交政策的一新，不一定就可以認為三國軍事同盟的先聲，也不能認為日英美就有衝突的危險。

(三) 是國內新體制問題，即所謂全體主義的內容如何？今日的全體主義與往昔的比起來，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新的全體主義機軸非是軍官民一致的有機的協同體不可。是不是能夠樹立這種新體制？這是第三個問題。



蘇聯與中日戰事

Kathleen Barnes
陳懷玉譯

蘇聯在遠東的未來政策，與其歐洲政策一樣為桌上談兵者們層出不窮的批評及推測的對象。許多的預測，似乎側重歐洲所發生的事件，思在亞洲尋出牠的相似點，而絕不注意其情勢及環境的不同。蘇聯目前的不在乎衆望被用來對於亞洲的權權不堪的赤色妖魔，加上一件可怕的新衣，也是一件很明白的事。

關於斯大林將出賣中國與否的推測，已成為一種被人愛好的戶內遊戲。那些自命為軍事專家們在茶餘酒後，往往對於他們所時刻盼望的蘇日戰爭的爆發，議論得口角飛沫。當戰爭變成中日戰爭，談話中心又轉移到蘇聯援助中國的計算上去了。現在則集中注意於日蘇親交及其附帶而來的將以中國為犧牲以日蘇婚媾的可怕的預兆上。與這種討論有密切關係的，就是關於中國統一陣線或將分裂的暗潮的預言，這是一件很富於色彩和興味濃厚的事。

庸莽的人，才會否認「希望會有變成真實的可能的」。在一九四〇年的國際關係中，無論那一方面都不能作確當的敘述。我們很可以不須從蘇日交涉的序論說起，而檢討未來的情勢及其可能的趨勢。如果我們將斯大林是採取一種使事情更趨惡化的手段這種極其普遍的信念拋開不談，則將更有助於本篇。

估計蘇聯將要做的什麼事和對於她目前行動的解釋上有一點在開始就非着重不可。在蘇維埃的理論或思想上，沒有什麼可以使吾人預期會採取強硬的態度或行動的。共產黨的格言說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教條，不過是一把度量正確的尺。她那促進世界革命的公開的目的，常常都是這樣主張：須因環境之不同方法亦異。這種物力論 (Dynamism) 恐怕較之其他任何事情還更引起世人對於共產黨的非議。不說牠易變，而說牠矛盾。明白了這種事實，才能有補於決定在什

麼時候和什麼原因，蘇聯才會改變其路線。像最近史諾所指出的縱非最基本的，但却是共產主義哲學的根本要義，這個根本要義就是蘇聯的保存。這認為是要達到最終目的最本質的因素。為達到這個目的，所以蘇聯在歐洲及遠東的外交政策，必須依照環境以為轉移。

衡諸上述的情形，蘇聯現在在遠東的形勢是怎樣呢？外在的環境是否有何變動似可使其政策發生急激的變化呢？自去年八月以來，蘇聯會採取如何的行動呢？

我們必須記住那時蘇日正舉行照例的夏季軍事行動。這一次地點在外蒙古的邊境。兩國間的關係惡劣已極。一方面蘇聯正與中國簽訂了一個貿易及借款條約，在軍需供給及技術援助的形式之下，增加其早已實行的對華的物質援助。自八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及反共陣線的假定讓步以來，日蘇關係才改善至某種程度。不過現在他們還未達

到一九三六年德日漁約前的和好的水準。摒去一切泛論不言，對於兩國間的實在情形，加以更密切的注意，那是很有趣的。有些地方，可以實際地證明雖是蘇日互送秋波的主動者。

第一是蘇蒙漢戰事的停止，沿着蘇聯所主張的國境上劃出了一條停戰線。即據日本報告，蘇蒙軍隊在此次戰事中確獲勝利。同時並組織了個劃界委員會，以解決滿洲國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疆爭執。隨後蘇聯又同意日本的提議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以解決西伯利亞及滿洲國界的糾紛。（關於此點當憶及一九三六年幾經討論過的劃界委員會，蘇聯的主張認為該委員會的工作不應僅限於邊界一部而須包括其全部）但到一月底，滿蒙劃界委員會即告解散，因雙方不能一致，最大限度亦於口頭上的議論，未觸及事實。在莫斯科舉行的通商談判，也一樣地毫無結果，而兩國間的貿易，在過去二年間，則早已達到了消滅點了。

在完成兩國的交易上更重要的解決中東路的爭執和漁業問題的調整。日本所熱烈希望訂定的長期漁業協定，全視滿洲國或其担保人的日本前否清償購買中東鐵路的最

後一次舊欠，這一點是蘇聯固執着的。因為滿洲國藉口鐵路未售出前蘇聯本欠有同等數目的款項而拒絕還款，為期幾近二年。日本很想置身事外，而蘇聯則堅持以為鐵道欠款係用滿洲國債償還的形式，應先於一切商業欠款予以清償。在去冬十二月的最後協定中，東京某銀行裏有蘇聯的信用放款數額約抵此項欠款及其利息之數而減去取償於蘇聯的那一部份，但附帶條件則為雙方所要求的全部問題必須經過審查。

同時並簽訂了一個以一年為期的新漁業協定，藉此使日本能實施其漁業讓與權，並聲明將於今年內另訂一長期協定。可是還沒有聽見有什麼進展。在中東鐵路的收買上也曾經過許多困難，為這件事情蘇聯曾經應允至少使用中東鐵路售價的三分之一。

但在具體的條文上，蘇日互留有些什麼成積呢？邊境衝突的休戰，只不過使蘇蒙兵士間坐在他們所主張的邊界上；一個暫時的漁業協定也許可以簽訂下來；清償中東路的舊欠如此而已。其他一切爭論的問題不是徒費唇舌，就是毫無結果。而且很明顯的是連這一次簡陋的締結連吹鼓手大部分的工錢都是日本付的。

關於這一遺點，拿最近兩國的地位加以分析，更可以得到明證。蘇聯已將其暗中的敵人化為暗中的友人，而日本則失去一個盟友，除非他能和着他們的調兒跟着塊兒走。這是若干年來第一次蘇聯將德日雙方共同行動的妖魔除清了。而日本則相反的再也莫想德國對蘇聯會採取任何行動。蘇聯在和日本的賭博中是穩抓着一張贏牌在手裏了。

日本已正式宣稱，願與蘇聯覓取和解之道。一年前蘇聯亦曾表示願與尊重蘇聯利益之國家言歸於好。莫洛託夫外長最近的聲明對於蘇日關係的現狀並不表示滿意。他再三申說日本要明白蘇聯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容忍其自己之利益受到侵害。像這種申說在過去也會經屢次向日本提起過。莫洛託夫此次言及日本，其語調並不若以前多次對於日本所發的聲明之含有敵意。在他們的言談中比較的他還流露出有一種含蓄的禮貌和很濃厚的開玩笑的意味，而其語氣却很有自信的。直到現在，蘇聯尚無拉攏日本的任何表示，其最急切的實為取得一切物質價值的保證。

可是，有一個國家却由於這種微溫的假感動而得到了利益。那些主張西歐列強，尤

到一九三六年德日漁約前的和好的水準。擲去一切泛論不言，對於兩國間的實在情形，加以更密切的注意，那是很有趣的。有些地方，可以實際地證明誰是蘇日互送秋波的主動者。

第一是諾蒙漢戰事的停止，沿着蘇聯所主張的國境上劃出了一條停戰線。即據日本報告，蘇蒙軍隊在此次戰事中確獲勝利。同時並組織了個劃界委員會，以解決滿洲國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疆爭執。隨後蘇聯又同意日本的提議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以解決西伯利亞及滿洲國界的糾紛。（關於此點當憶及一九三六年幾經討論過的劃界委員會，蘇聯的主張認為該委員會的工作不應僅限於邊界一部而須包括其全部）但到一月底，滿蒙劃界委員會即告解散，因雙方不能一致，最大限度亦於口頭上的議論，未觸及事實。在莫斯科舉行的通商談判，也一樣地毫無結果，而兩國間的貿易，在過去二年間，則早已達到了消滅點了。

在完成兩國的交通上更其重要的是解決中東路的爭執和漁業問題的調整。日本所熱烈希望訂定的長期漁業協定，全視滿洲國或其担保人的日本前否償債購買中東鐵路的最

後一次拖欠，這一點是蘇聯固執着的。因為滿洲國藉口鐵路未售出前蘇聯本欠有同等數目的款項而拒絕還款，為期幾近二年。日本很想置身事外，而蘇聯則堅持以為鐵道欠款係用滿洲國債償還的形式，應先於一切商業欠款予以清償。在去冬十二月的最後協定中，東京某銀行裏有蘇聯的信用放款數額約抵此項欠款及其利息之數而減去取償於蘇聯的那一部份，但附帶條件則為雙方所要求的全部問題必須經過審查。

同時並簽訂了一個以一年為期的新漁業協定，藉此使日本能實施其漁業讓與權，並聲明將於今年內另訂一長期協定。可是還沒有聽見有什麼進展。在中東鐵路的收買上也曾經過許多困難，為這件事蘇聯曾經應允至少使用中東鐵路售價的三分之一。

但在具體的條文上，蘇日互留有些什麼成癥呢？邊境衝突的休戰，只不過使蘇蒙兵士間坐在他們所主張的邊界上；一個暫時的漁業協定也許可以簽訂下來；清償中東路的舊欠如此而已。其他一切爭論的問題不是徒費唇舌，就是毫無結果。而且很明顯的是連這一次簡陋的婚筵連吹鼓手大部分的工錢都是日本付的。

關於一這點，拿最近兩國的地位加以分析，更可以得到明證。蘇聯已經其暗中的敵人化為暗中的友人，而日本則失去一個盟友，除非他能和着他們的調兒跟着一塊兒走。這是若干年來第一次蘇聯將德日雙方共同行動的妖魔除清了。而日本則相反的再也莫想德國對蘇聯會採取任何行動。蘇聯在和日本的賭博中是穩抓着一張贏牌在手裏了。

日本已正式宣稱，願與蘇聯覓取和解之道。一年前蘇聯亦曾表示願與尊重蘇聯利益之國家言歸於好。莫洛託夫外長最近的聲明對於蘇日關係的現狀並不表示滿意。他再三申說日本要明白蘇聯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容忍其自己之利益受到侵害。像這種申說在過去也曾屢次向日本提起過。莫洛託夫此次言及日本，其語調並不若以前多次對於日本所發的聲明之含有敵意。在他們的言談中比較的他還流露出有一種有含蓄的禮貌和很濃厚的開玩笑的意味，而其語氣却很有自信的。直到現在，蘇聯尚無拉攏日本的任何表示，其最急切的實為取得一切物質償付的保證。

可是，有一個國家却由於這種微溫的假殷勤而得到了利益。那些主張西歐列強，尤

其美國，不當採取反對日本的行動的人，已經充分把蘇日關係的改善用作他們議論的根據。他們大聲疾呼地說：「我們必須謹慎不要攻擊日本，如果我們一施攻擊，必將驅日本投入蘇聯的懷抱」。赤色威脅有一個新的轉變。一向執掌着亞洲反共牛耳的日本，現在却被認為只須稍加刺激就可和赤色妖魔聯合起來了。

這個實促使中國直接謀與蘇聯取得任何諒解，而日本則依然堅執蘇聯必須嚴格地改變其現在的助華政策。自去年八月以來，中蘇關係差不多就沒有多大的變化。而蘇聯之對華援助——這似乎由新疆及緬甸方面而來——則繼續不斷有事實證明。蔣介石最近且謂，自蘇芬戰事結束後蘇聯對華的供給日有增加，兩國間的關係正顯明地取着和協的步調。斯大林生辰蔣氏曾致其賀意並獲得特殊優渥的答禮。蘇聯報章在孫中山的紀念日亦有酬答。在此期間兩國並曾將去夏締結的中蘇商約加以修正。約中各項細則尙待公佈，據傳蘇聯給予中國以任何其他各國所未會給的有利條件。在最近數月中，兩國之間且開放了中蘇聯合航空線。外間雖有種種臆測，但對於中蘇關係此外並無所聞。

正當中蘇和好無間之時，中國的統一陣線却發生了裂痕。關於他們間的磨擦已有極其真實的報告，在國共兩軍間亦曾發生過實際的衝突。大可注意的是其中最嚴重事件之一發生於去夏全世界共產黨尙未改變其戰略之前，並且這事之發生實應解作兩個舊敵在合作上所不可避免的困難，却不能一味認為是由於莫斯科的命令而發生的裂痕。

有許多衝突，是和和在歐洲所發生的相連的，因而引起了統一陣線在別處都已消滅，現在在中國是不是可以保存餘命，繼續下去的問題。簡單的回答是只要造成牠的要素尙存便有牠的生命，換句話說，即日本的侵略和兩黨彼此均願意抵抗這個侵略。在目前，雙方都沒有絲毫考慮到停止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意思。最近宋氏三姊妹在重慶的再度聯合，和宋慶齡第一次公開與重慶政府取一致行動，這些都是國共繼續合作的象徵。

中國統一陣線的持久性，同時和蘇聯的遠東政策是密切不能相離的。一般人都承認蔣氏在需要蘇聯的幫助期間中，他決不會和中國共產黨分裂。其他幫助來源既無大增的表示，那就等於說蔣氏在其決心繼續抗日的期間中，必不使統一陣線破裂。假使重慶政

府一旦屈服，則蘇聯改變其對華政策實為論理上當然的結果。這裏展開三條路——第一，回復一九三七年前的不活動政策；第二，幫助中國共產黨繼續鬥爭；第三，與日本妥協，允許在中國境內非日本勢力的區域建立赤化政體。

在這三個可能的途徑之中，第一個尤其近似。第二個與蘇聯對於中國共產黨，不問其與誰相戰，均不直接予以武力援助的政策相反，況且這種行動將給予日本獲得歐西助力以絕好的機會。第三個可能性，不外乎就是和日本妥協瓜分中國，在這些情勢下又極不像，因為蘇聯對日本討價還價的力量將因重慶的屈服而減弱。

還有其他可能發生的事件，中國共產黨或將決定打破統一陣線，這是假定他們和莫斯科妥商之後才能有的行動。這可和最近尤特萊女士所提示的一種權謀手段的可能性連起來看，她說左翼將以不當的壓力加於蔣氏，使在表面看來，這是蔣氏自己引起統一陣線的分裂而屈服於日本的。在這兩者必有其一的行動之先，是要確定蘇聯必將有一種什麼理由撤回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在這裏有一個最重要點，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決不能

和在歐洲的情勢相提並論。中國不是第二個波蘭，她已充分表示能夠而且願意抵抗日本。且在此次抗戰中的三年之間，曾經接受到蘇聯的援助）。

再重述一遍我們上述的假定，在蘇聯的理論中絕無強硬行動的固有性，而且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在某種情形下，蘇聯或將廢棄其以前的行動。姑置一切觀念形態勿論，蘇聯要採取這樣一種與其戰略利害完全相反的行動，縱令如何熱烈地希望，又怎能得到日本的保證呢？蘇聯確無理由要付出這樣大的重價來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此項條約自首次向日本提議差不多已有八年了。蘇聯如願付偌大代價早就應該縮結了。以前差不多在任何時候，日本對於蘇聯的威脅較今日為大。因此日本經過此次戰爭的困苦後，接着又會與其北方的隣國相周旋，這是誰也不相信的。

只有一個可能的形勢可以強迫蘇聯對日

本作軍事地位及榮譽上的讓步。那就是組成一個列強的集團，而利用日本為攻俄的主角。這要麼是由於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列強對於草創的蘇聯的待遇所引起的心理作用，否則便是各國政府對於蘇聯的根本態度的一種正確估計。不問將來究竟如何，總之，蘇聯數年來對內對外政策的激動，早就預料着在其進行的某個階段中必將成為衆矢之的。蘇聯的戰略家要保存他們的國家不致發生此項意外，必須作很大的犧牲。

但他們所恐懼着會發生的事情，在目前是不是有實現的可能呢？在英法方面對日已表示緩和的姿態，這是確實的，但並不含有什麼新的意味在內。他們仍不外玩着外交的小買賣，而蘇聯在過去也是這種玩意的老手。在目前除開美國之外，究竟那一國能夠給予日本以必要的援助，使其對蘇聯能作有效或可能的攻擊，是很難說的一件事。

即使此種聯合有其可能，但在蘇聯是否

會以為其企圖與日本和親，令其甯睡於臥榻之傍，何如繼續在中國保持其主動盟邦的地位還更有效，這依然還是一個疑問。但是還有一個第三種聯合的可能，即歐西列強或許會居間調停中日和平，將日本的注意轉向北方。如果他們認真考慮到這個計劃，這或許就是蘇聯將不計其損失，搶先和日本提議妥協的最好機會。

但這種形勢還沒有到來，日本仍在偽造證據證實赤化的威脅以辯護其行動，藉此刺激西歐列強支持其對華戰事。這是一種陳舊的手法，並且有一點腐臭的氣味了。但現在在某區域中，却還視為美味樣地使用着，在那地域內蘇聯是被人責罵的最好的對象。但對於蘇聯的憤怒太深了，反而對於蘇聯的智識無從估量。很明顯地，蘇聯在目前是準備着與任何人都可以改善關係。但她決不會犧牲其本身的安全以求達到這個目的。

——譯自 Amersha (May, 1940)

歡迎定閱；歡迎介紹；歡迎投稿；歡迎批評。



警備中的中東形勢

Alexander Kiraifly
馬 達 章 譯

除非現在倫敦與莫斯科之間的緊張能够鬆弛，中東各國似乎注定要受間歇的戰爭的威脅。可是，蘇聯同協約國的實際衝突，爲期尚遠。自然，因爲這區域是富有戰略、政治和經濟的意義，重要的利益很感危險；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任何一方面，擾亂這區域裏的這種現存的平衡的代價，決不會同預期的收穫相等。

軍事的因素指明英法嚴格地採取守勢，祇有因報復才會有何動作。它不是如德方所堅稱的法國軍官們所需要的「廣闊的戰場」，並且倫敦和巴黎當局都認爲莫斯科不會能够把重要的原料供給德國。另一方面，晚近蘇俄大軍之集中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邊境，是爲芬蘭戰事遙作呼應，使英法目光轉移而已。如果協約國想進一步的干涉蘇聯的海外貿易，根據取守勢的原則，相類的壓力亦許會產生出來，就是把協約國的艦隊開進黑海，或同羅馬尼亞締結軍事同盟。不能根據這種原理來解釋的任何軍隊的調動，將說明德俄軸心的性質，及俄國是否希望各交戰國

在這次戰爭裏兩敗俱傷。

如果把一旦協約國轉守爲攻的戰線——高加索與外裏海——考慮一下，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在中東取守勢的性質了。在第一線，他們主要的敵人是介於黑海與裏海之間的山壁。跑入蘇聯的領土雖有山谷可通，但是滿佈狹路與支脈，即使唐克軍和重砲有展開的餘地，也很難與在這方面力量較優的俄國人抗衡。這因素在這條戰線的兩端——巴庫與巴統——尤爲確定。伏羅希洛夫將軍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十八屆共產黨代表大會裏發表演說，評論易遭敵人攻擊地帶的堅強防務，並力言蘇聯軍事機構的重砲的威力。俄國有鐵路供給中央及兩翼的運輸，而協約國僅限於一條土耳其鐵道。假使英法的軍隊沿外裏海的邊界推進（事實上不大會有的），他們的左右兩翼就易受從布哈爾及克利諾服斯克的兩地經鐵路運來的軍隊的襲擊，而他們的而前又是一片卡拉克斯的黑沙，最易陷人的沙漠之一。在兩方面的區域裏，蘇聯可以靠近他們的兵工廠及牽引車廠作戰，遇必要時，

戰線後農區裏的數千車輛都可徵發應用。

協約國雖不能向高加索邊境推進，他們或者也可以予對方以邊境以內的損傷，如果他們的飛行根據地非蘇聯的強大空軍的能力所及，據此，那時英法亦許會放棄伊朗的勒士特、德黑蘭、及大不里士各飛行場。轟炸的目標會包括巴庫的油場，通到巴統的油管，兩地的煉油廠及蓄油池，和巨大的卡那克（Kanaker）電力廠（注：在巴庫西南）。巴庫供給俄國燃料油的百分之七十五，許多新井正在開發，如果把這產油區加以損害，像俄國這樣農業馬達化、工業發展得很快的國家，其效果定必可觀。我們應該記牢，蘇聯領土與伊拉克的庫爾車克大油場之間的距離，僅相當於德國北海根據地到斯卡巴弗羅（Skarablow）的路程的一半，而蘇聯領土與巴士拉（Basra）以東的油場的距離也不較上述的路程爲遠。很快的報復是且夕間事，對於已參加一處戰事的國家是嚴重的威脅，同時又說明他們爲什麼不取攻勢。協約國同蘇聯都採用保護導管的方案，通到邊疆

去的管子都用並行線，這樣，敵方轟炸機要想奏效就不能不受守方戰鬥機及高射砲擊擊的危險。導管受損的部分可以修理，可是油場本身的保護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因為煉油廠的閃光是很好的目標。把管子埋在地下以輸送燃料到地中海沿岸的煉油廠去，辦法雖然不經濟，倒是可以行得通的。

一旦蘇聯採取攻勢，中東有五處戰線可以被利用，兩處在黑海及裏海上，一處在土耳其，其餘兩處在伊拉克伊朗及外裏海。

兩處海上的戰線都很重要的。如果蘇聯能控制黑海的航權，他就可以四出滋擾以阻止英法之向土耳其伊朗沿邊的主要陳線的增援。除復演第一次歐戰的功績，轟炸沿海城市及松姑蘭達克 (Zonguldak) 之煤礦，埋置地雷並擊沈補充土耳其鐵道運之不足的輸送艦外，俄國亦許會在沿海試行登陸，威脅散孫 (Samsun) 和它切過幹線的鐵道，及在上次大戰受帝俄海軍轟擊之脫拉布松 (Trabzon)，該處有汽車公路直達土蘇邊境之後方。

根據一九四〇年德國官方海軍年報，蘇聯的黑海艦隊有現代化的戰艦一艘，較諸土方原屬德國的哥木號戰鬥巡洋艦，實力遠勝。紅軍艦隊擁有九千噸的航空母艦一艘，

和決非現作練習艦用的兩艘土耳其舊巡洋艦所能匹敵的巡洋艦四艘，此外它還有六艘驅逐艦，而土耳其祇有三艘較舊的魚雷艇。同別處一樣，蘇聯這兒的主要的武器是潛水艇，海軍年報說它在一九三六年終是三十艘，據近來從俄國南部歸法的旅客報告，該處潛艇約三十五艘，與德方的數字暗合。在土耳其的艦隊裏，他們僅有潛艇六艘，其中祇有一艘是新的。當伏爾加與頓河之間的運河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工成的時候，紅軍艦隊就可以從波羅的海獲得潛艇、驅逐艦及其他輕航戰艦的增援了。

蘇聯在這區域裏的海空根據地是塞巴斯托波爾 (Sebastopol)，有完美的船塢及修理龐大船艦的設備。諾伏羅夫斯克 (Novorossiisk) 一向作為根據地，戰艦則在設防的尼可來夫 (Nikoliev) 製造。因塞巴斯托波爾位居中央，力量較弱的敵軍，一過普奴魄 (Shirok) 以東，它同波斯破魯斯 (Bosphorus) 的聯絡就有被截斷的可能，並且祇要一到脫拉布松，就難有希望不被邀戰而得安全撤退。力量較強的艦隊，須有充足的驅逐艦護送，才能抵抗蘇聯的潛艇；而空中的威脅，尤為危險。塞巴斯托波爾與波斯破魯斯之間的距離，相當於英國飛行員自出發點至

他們時常降臨的德國北海海空根據地之間的路程；但蘇聯根據地離開土耳其海岸，祇有一半的路程。因此，一隊軍艦想去轟擊巴統，在往來一千多哩路的當兒（以速率最高之巡洋艦計，需航行三十小時），有不斷地受空中轟炸的可能。那時，我們可以假定巴統沿岸的重鐵已架起來了。即使巴統的油場被燬，它還有交替導管通到內地頓河邊的羅斯多夫 (Rostov)，那裏有供海船停泊的港口。因為亞速海 (Sea of Azov) 與黑海之間，有一條狹長的赤爾奇海峽 (Kerch Strait)，沒有敵人能跑到離羅斯多夫二百哩以內。它雖然還不能代替巴統，但是協約國炸燬巴統以減少蘇聯石油產量的代價如何，是值得考慮的。看來僅空襲一端，就能阻攔聯軍踏進蘇聯領土的任何企圖。

一旦戰事發生，蘇聯有雄視裏海的力量。伊朗除三艘海軍馬達船外，有六艘戰艦，其排水量兩艘是九百五十噸，其他為三百三十噸，共有軍官士兵千員。雖然已知的報道證實紅軍艦隊祇有平均七百噸的舊鐵艦五艘，但是驅逐艦與潛艇都可從波羅的海經莫斯科運河、伏爾加河及行將完成之新運河調遣而來。一九二〇年紛亂的期間，蘇聯在裏海共有魚雷艇十艘，潛艇四艘，及武裝商

輪十六艘。一千四百噸以下之唐克車，將機件拆卸另載駁船上，亦可向這方面輸送。固然聯軍的馬達魚雷艇在理論上可以設法運到裏海，可是在平時就很煩重，不要說在戰時，並且它們是否有用，還是問題。聯軍也許會阻止蘇聯從巴庫調兵到鐵道起點的克利斯諾服斯克，使不得增兵向阿富汗進攻，但是裏海時常發生突起的狂風，比較小的船隻，實無生理。

上次大戰，帝俄軍隊在伊朗裏海沿岸的勒士特 (Rehst) 登陸，目的在壓迫土耳其人解古太爾阿馬拉 (Kutel-amara) 之圍。

他們是否還能在那裏上陸，完全要看伊朗及它的同盟國家所採取的防禦方案如何而定。

在裏海與荒涼的厄爾布爾士山脈之間的狹長的森林走廊的兩端，各駐有步騎獨立混成旅

一隊——一隊在勒士特，一隊在近伊朗大鐵

道終點的哥根 (Gorgan)。在大不里士及德

黑蘭兩處，有幾師比較強大的軍隊，擁有裝

甲車、唐克車等各色武器。平時，伊朗的軍

隊由九個混合師團，五個獨立混成旅，一個

駐在班達亞巴斯 (Bandar Abbas) 的步兵

團，一個配置四吋口徑大礮的礮兵團，一個

高射礮中隊等單位所構成。局部的動員祇會補足它們的力量，不會增加它們的數目。一

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開始大量的購買軍火，但是增添重礮及其他武器的步驟還是近來才採取的；所以，要想確保沿裏海一帶的土地的安全，伊朗非購進多量的武器不可。

從裏海穿過厄爾布爾士山，有三條路線可通，因為都是曲折險阻的山路，很易防守。最東邊的一條與伊朗大鐵道並行，鐵道全線有隧道二百餘，把它們炸燬後，敵人就無法利用它。因為這條公路是通到波斯灣的，英國大概已經預備好了幾種獨佔的步驟。如果敵人繞過山脈之東，迂迴進兵，他們會找到自己在山脈間可怕的卡維爾沙漠 (Kevir) 之間的一條狹窄裏，有伊朗大鐵道支線可通的散南 (Sannan)，剛巧完成這條狹窄的封鎖。

散南以東的戰事就牽涉阿富汗戰線的問題。現代化軍隊的數量與技術的配備已經把俄國在這方面的多年的威脅減低了許多。不但與都庫什山 (Hindu Kush) 很難飛渡，就是以前英國很掛慮的通到堪達哈 (Kandahar) 的交替路線的價值，也成為疑問。主要的山脈同蘇聯邊界並行，無數的橫嶺向南方及西南方縱列。在這些天然屏障之後的英印阿聯軍，可以攻擊遠道來襲堪達哈的蘇

軍隊，把它趕到卡維爾沙漠的東陸去。

在中東戰線的左翼，土耳其邊境除於出擊時能壓迫俄軍向巴統以北退却外，本身能誘致對方進窺的地方也不多。一經嘗試，就可知道犧牲許多生命來併吞幾處山峯是得不償失的。埃慎干 (Erzurum) 附近，聯軍因交通便利，獲益不少。即使土耳其被蘇聯攻進，他們後面還有許多通達本國各處及與敘利亞大鐵道銜接的完整的鐵道線，而追擊的蘇聯軍隊僅能利用一條那時或許已經被破壞了的鐵道。英法援軍可以經亞歷山大勒達 (Alexandrette)、士麥那 (Smyrna)、及伊斯坦布爾 (Istanbul) 源源不絕的開到前方去。前進的蘇聯軍隊會發覺它的敵人抵抗力加強，而它自身的兩翼及後方時有被截擊的危險。土耳其無疑的缺少唐克車及機械化的配備，可是這區域是不宜於它們的活動的。他們的步兵，訓練有素，每天能够在多山及缺水的地方行軍四十哩，在這次歐戰剛爆發之前，速率並能增至五十哩。

在伊拉克與伊朗接壤處的陣線上，俄方所垂涎的是幾處油場及通波斯灣的海口。摩蘇爾 (Mosul) 東南的庫爾庫克油場，巴格達東北的那夫脫坎納 (Naf-Khanah) 油場，及設許打 (Shushar) 外面的美達伊

納夫頓 (Maidan-i-Nafun) 油井，位居伊朗平原的盆地和美索不達米亞沼澤及沙漠四周的高地上。從高山曲折而下的山徑，造成對敵的嚴重障礙，因為據點密如蜂蟻，即實力遼勝之敵人亦難越雷池一步，沿魯橫地土 (Rawandiz) 路的據點，少數守兵就可遏阻一支大軍。這些油場，事實上是整個中東的主要防衛是伊朗大鐵道。如果當年的設計完全是爲了要對付俄國的侵襲，也不能位置得再好一點。它的港口，班達沙普 (Bandar Shapur)，有完善的設備，在幾處碼頭邊可以同時停泊戰艦多艘，無掉頭不便之弊。軍隊可以在鐵道的阿華慈 (Ahvaz) 及迪慈富兒 (Dizful) 兩站上陸；直趨美達伊納夫頓油場，佔據卡倫河 (Karun River) 南岸的高地。那夫脫坎納油井靠近貝當口 (Peit-an Pass) 的山脚。貝當口係峻峭和樹木蒼鬱的山間狹道，與從哈馬丹 (Hamadan) 及克滿沙 (Kermanshah) 兩地來的公路接通。在迪慈富兒以下的三處車站卸下的軍隊，可以用汽車轉運到那兒，因此，攻貝當口的敵軍會不斷地受到襲擊，陷於困境；同時聯軍可以利用通巴格達的輕便鐵道，向中央貝當口增援。至於庫爾庫克油場，則除有

上述的輕便鐵道接通外，另外還有一條與魯橫地土線溝通的重要公路。如果厄爾布爾士山的陣線能不被突破，伊朗大鐵道的運兵就可以遠屆德黑蘭，從那兒浩大不里士路推進，以擊正在進攻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各口的敵軍之背。伊朗大鐵道向東與通至馬什得 (Meshad) 的公路銜接，那段公路在計劃鋪設軌道中。

雖然這地帶的各油場，距離底格里斯河 (Tigris) 及波斯灣海濱不遠，但是中間隔着許多沼澤、河流、水穴、溝渠及古運河的遺跡，所以敵軍即使能衝過各要塞，它的馬達化的運輸及裝甲車亦必受阻。敵方空軍在伊朗西部，如大不里士、克滿沙、及哈馬丹等處找到幾處飛行場或者已經滿足了，但是守軍方面可以把他們的飛機隨意分佈，從第一線的根據地巴士拉、巴格達以西的哈邦牙 (Habanyeh) 及摩蘇爾等地，以迄沙漠區的拉卡 (Ragqa)、路特巴 (Rutba) 等地，甚至再遠些到巴勒士登及黎巴嫩。

蘇聯沿波斯灣東岸的軍事行動能夠受到沿海，尤其是在布什爾 (Bushire) 及班達亞巴斯 (Bandar Abbas) 兩地，登陸的聯軍的側擊。在上次歐戰中，英國遠征軍會深

入伊朗的中南部。一九一六年，賽克斯爵士 (Sir Percy Sykes) 統率相等於現在駐紮在巴勒奇士頓 (Baluchistan) 的一支軍隊，從班達亞巴斯經二百八十哩連兵到扣爾滿 (Kerman)，然後再到伊斯得 (Yezd)、伊斯發汗 (Isfahan) 及希拉斯 (Shiraz)，全程千里。

倘使我們假定以上的障礙都已克服，蘇聯的軍隊已經在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的河的盆地獲得了立足點；他們還必須在從土耳其高原以迄波斯灣的全線上駐紮軍隊，並與備有專供沙漠作戰用的裝甲車及坦克車的活潑的與敵人交鋒。他們非把守軍向西趕過敘利亞沙漠，不得安甯。

這場戰事是否會波及敘利亞沙漠，是個問題。客觀的條件證明它似乎將在伊朗邊境通伊拉克的各要塞口進行。在這場惡戰裏，聯軍可以從各方增援。蘇聯是否會蒙受極大損失，或是在幾度交鋒後能迅速推進，結果不但影響各中立國的輿論，而且有迫使英法與意大利，甚至與德國妥協的可能，那就不能預料了。

——譯自 Asia (一九三〇年

六月號)



德國內部的呼聲(上)

Hans Schmidt
陳秋子譯

是我給個人的情緒與失望弄得神智恍惚了嗎？還是我在美國多年，頗受優容，因而覺得戰時歐洲的困苦不可忍受呢？

自一九三九年八月的危機時期，以達一九四〇年春，我在德國國內所目擊的歐洲的悲劇，是一次重大的經驗。談它、寫它、和發表一點由觀察歐洲而得來的感想與結論，頗似骨硬在喉，不吐不快。我並不以為我有什麼非美國人在雜誌報端所經見的新奇或特別驚人的消息足以報告；而是因為我有經歷這次戰爭並與官吏和外交家農夫和工人、教師和學生、尤其是主婦和士兵討論它的一切與結果的難得的機會，使我相信不無一點貢獻。

當我再次踏進美國時，一切好似奇妙的夢。我愈同美國朋友多交談，我愈覺得窘惑。他們談到調停以及和平在即，而在我的思想裏却滿是災難和世界末日的辭句。他們聽我講限制糧食及煽動暴民的郭培爾的情形，正如一位朋友在那兒聽聽大學裏的醜聞軼事一般，而我却已經開始想到納粹領袖之類似成吉斯汗、尼羅（古羅馬暴君）、或暴君伊凡（俄羅斯皇），都是些惡魔的星宿。多數的美國人，對於事實與因素似乎頗能通曉，有些已經把它形諸筆墨。但是，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人才能感覺到籠罩中歐的可怕的緊張，和把握住佔據數百萬歐洲人心的可怕的憂鬱。或者是我講錯了嗎？

畢竟，第一次世界大戰我曾在德國渡過我的童年，那時有萊服、水樣的牛乳、和多次的空襲。當時的萊服味兒不壞——一九四〇年德國的食品與一九一七年的相比，在質量上都較優良。滲水的牛乳和咖啡的代用品呢？好，我倒並不怎樣留意牛乳或咖啡。至於空襲，在一九三九年至四〇年，實際上沒有這一套；一九一七年在我們這班孩子及許多大人看來，它們不過如同兒戲。可是，為什麼歐洲的後來幾個月是如此的不可忍受，如此的難忘地苦痛呢？當我最後愁鬱地和失望地動身到美國來，為什麼每個人都羨慕我？

要想聰明地討論德國今日和將來的戰事，必須先把廣佈在美國的誤解消滅掉。這次戰爭不是虛張聲勢的戰爭！在本文付梓時，（原注：此文成於德國侵略丹麥挪威之前）事件也許已經驅散了這種誤解。可是，即使歐洲的統治者會暫時抑制，不讓人類最可怕的磨難馬上就開始，但是，一件事的意義却非常重大，即：這次戰爭，開頭就是很真實、很殘酷、和最破壞的戰爭。記得一九一四年的八月，我們這班孩子們都被高高的舉起來才能摸到軍士們銅盔上的金黃色的扣帶。那時有豐富的花、歌、進行曲、眼淚和笑容。一九

三九年八月底，我在德國各處看不見笑容，也不知道有什麼笑容。祇有一種嚴峻的神經質的哄笑，從灰白、辛酸和堅決的臉上爆發出來，但是轉瞬即逝，它使人傷心。花極少。一尊馬拖的重轍，在農村的街上疾馳過我們的身旁。一個頭戴鋼盔跨在機器腳踏車上的人喊着：「讓開！讓開！」(Bahn frei! Bahn frei!) 隨後來了一羣飛奔的馬匹，它們的耳邊插着紅黃色的菊花。那時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傍晚。許多焦灼的臉注視着西方，那面太陽正落過萊茵河流域及法國。下午八時西線上的職位都已安置好了。紅黃色的菊花看來很不合式。

不是虛張聲勢的戰爭！武裝的人數及每日開支的統計，在遠處的旁觀者聽來或許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假使你曾看見站在橋端守衛者的臉，假使你曾聽見接到命令限於數小時內從邊城撤退的人的嘆息，假使你曾走過陰森如同鬼域的空城，假使你曾搖搖地日夜站在擁擠不堪的火車裏，假使你曾因為沒有煤而被迫在晚上坐在家裏披着大衣——你就會想到這不是虛張聲勢的戰爭！真的，數百萬人民的屠殺與許多城市的轟炸尚未開始，但是差不多沒有人相信戰爭之不會降臨。歐洲每個人都知道二次大戰已迫在眉睫，必須一決雌雄。什麼時候和怎樣開始，這些問題是旁觀者在酒餘飯後討論的有趣的問題。但是在歐洲數百萬人看來，這些問題有生或死的意義，不能片刻或忘的。他們不想也不談到別的問題。不錯，他們另外有一個問題在腦中迴旋着，雖然不大出之於口。這問題是：「爲什麼？」在有些人的心裏，它給官方納粹的標語「英國迫使我們作戰」所遮掩着，在別人的心裏，它已經非常澄清了。它是寸步不離的夥伴，德國人的苦痛的根源。我聽見許多人說：「我們願意不用

牛油，我們願意放棄假期的旅行，我們願意犧牲我們的金銀，我們的積蓄，我們的家，我們的兒子，祇要戰爭有點兒意義。」「你想這次無意思的戰爭到耶誕節會不會結束？」這是去年秋天許多人同我談話的末了一句，甚至對方是有智識、很「明達」的德國人。「如果我們還能活着，至少明年的耶誕節總可以看見它結束了。」一位入伍的朋友在車站上同我告別時說。

二

德國人民對於戰爭的態度是什麼？這問題的回答也許是歐洲將來最決定的因素之一。解答自然不易。個人對於複雜的世界現象的反響是希望、恐懼、信仰、偏見等等的錯綜的表現。一個國家的「心狀」或「氣質」甚至格外複雜。它可以靠直覺來揣度，但是沒法完全正確地和合於科學地加以確定。所以我的答案必須有相當的增減；它們一定太單純了；它們本身或有的矛盾不足爲反對它們的論據，因爲民族情操之缺少和諧及邏輯乃近代羣衆心理學最顯著的問題之一。答案之既不能證明又不能反證，僅增加與陳述它們的人的責任而已。

戰爭的頭半年，德國情緒的顯然的趨勢無疑地是離棄希特勒及國社主義的趨勢，「現在多數的德國人很願意犧牲希特勒，他四周的夥伴及大部份的國社主義，如果因此他們能够獲取和平，一種在經濟上健全和在道德上正當的和平。」在從幾方面斟酌這陳述並向任何輕率的和平迷夢投以警告書之前，我要說我在過去七年中並不是預料希特勒即將傾覆的預言家之一。反之，我曾堅持（當時美國不大人有相信）希特勒已經獲得德國人民多數的擁護，如果不是信

任。假使過去明奧休戰協定發展成了有力的四強公約並奠定了西歐和平的基礎，假使納粹黨終久能夠使他們一手造成的全國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緊張鬆懈下來，德國人民現在對於希特勒個人及其政權的態度必大有不同。

一家瑞士的報紙宣稱，在德國人中，有百分之十五至十五的老國社黨自願出入水火的追隨於希特勒之後。在天平秤的另一面，也有百分之十五至十五的同樣堅決的反納粹黨包括天主教徒、自由黨、共產黨及保皇黨。其餘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民」，按照時節，前後動搖。這項分析或許同別的一般好，雖然我們必須牢記在每個德國人——甚至包括德籍猶太人——的心中，「親」和「反」的原素是常在衝突與動搖的狀態中的。一九三八年春天和秋天是希特勒的黃金時期；在這位「如此和平地收獲得這麼多的人」的四周，有一種神聖樣的神奇の意味。一九三九年秋與一九四〇年春是希特勒極端的手腕，假使你把秘密警察詳細起草的各區各村的政治情緒報告讀過一遍，你就知道納粹高級司令澈底明瞭輿論的趨勢了。在以前頌揚希特勒的地方，這種熱忱已經衰退或是完全消滅；在以前對他有所疑慮或敵意的地方，這種反感已經散佈得非常神速。

關於國社黨是否於十一月九日「搬演」類似議院縱火案的市政廳爆炸案 (Burgbrau-explosion)，曾經有很多的推測。我疑惑，理由是：如果納粹黨把定時的炸彈放在柱脚裏，以求煽動民衆的情緒對「財閥政治的英國戰爭商人」達於憤怒的頂點，他們就遠不够平時所表現的聰明的羣衆心理學家的標準。除官方在無線電裏怒吼外，沒有何種憤怒的爆發。可是，尤其在戰場裏，當「謀刺」

(Attentat) 這消息傳播出來的時候，有一種惡意的安撫與快樂。一位朋友(碰巧是個老納粹黨)，從開頭直到轟炸華沙始終跟着德軍駐在波蘭，那時正接到命令同他的一聯隊向西線去，他告訴我：「同營的弟兄們聽得炸彈沒有擊中他時，在臉上滿堆着前所未有的愁雲。」我保證這報告的可靠，及它代表在士兵及軍官中這種情緒很流行的事實。我走到圍集在不幸的市政廳廢墟四周的人羣中去，這兒是強壯、嗜飲啤酒的明興人。他們沒有一個表示出激昂或憤慨來。在過去二十五年間，他們飽經滄桑——世界大戰、革命、物價騰貴、不景氣和各種危機的起伏，接着又是一次戰爭。他們曾經看見人家因提及西班牙有德國士兵參戰而被牽進牢獄裏去，接着他們又必須拿旗幟去歡迎從馬德里歸來的黑鷹軍。他們以前已經知道如何去憎惡莫斯科的當局，說他們為萬惡的化身，而現在又讀到德俄間深厚友誼的締結。他們按照國民節約運動的原則勤奮地節省每一空管與刀片，而在一年多之前他們又眼看打字機、毛皮、貨物及傢具在軍警監督之下——一陣發狂地從猶太人的層窗裏拋出來。現在這些人民看着市政廳的傾斜破壞的屋頂當作遠道來的陳列品——把一種懷疑和稍微輕蔑的好奇心——回頭跑他們的路，盤算着他們的食物券不知在星期六還是星期日兌現，或是某甲某乙是否可以不久從軍營裏告假回來。「祇要有活有吃，他媽的我們什麼都不管。」念五年的狂暴的活動、煩惱和受苦(包括七年的極權)漸漸把以前稱做詩人與思想家之鄉的人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蛻變成這種基本和有力的生活定則。

(下期續完)



納粹鐵拳希墨萊

Frederic Sondern, Jr.
楊光政譯

在從前，英法的政治家一直得意地認為德國內部的不滿和憎恨，結局會把希特勒從他的獨裁者的寶座上推倒下來。在而今，有許多甚至更得意地認為他所征服的人民的叛亂，和德國在長期戰爭的苛酷下精神的渙散，會使他遭遇到威廉第二一樣的命運。

這個期待，在過去已經失望了，到將來似乎也要在精明、能幹、冷酷、殘忍的一個入——德國警察總長和希特勒的衛隊長希墨萊 (Heinrich Himmler) 的手下注定要失



希墨萊

敗的。希墨萊建立了空前巨大的警察制度。它使希特勒抓得了政權，它粉碎了一切動搖他的圖謀，而且使他遍及全歐的拿破崙式的征伐一般，它也學着軍隊的樣把各處的反對足以引起危險的地方，蹂躪成一片血肉。

凡是警政部長約瑟福 (Joseph Goebbels) 爲拿破崙所做的事情，這位德國的警察領袖和蓋斯太普的總監希墨萊，都爲希特勒做出來了，但其殘酷的野蠻和效能却爲一百五十年所未見。

在元首的幾個要人中間，希墨萊往往不被人注意。他現年四十，看上去像一個鄉野的德國教師。中等以下的身材，生得眉目分明，下顎前部後傾，一付夾鼻眼鏡切實地夾緊在他的鼻樑上面。這些與挺硬的軍帽和整潔的黑色制服有點兒不相配。他的演說很蹩腳，在絕不得已時他才發表演說，他那細小的蘆笛一般的聲音和板板六十四的態度，令人想起一個鄉間的出夫。在柏林的那些暴發

的大亨中間，社交已成爲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可不善應付。因爲他過度的敬禮和腳步輕小，所以他的同僚們都開他的玩笑，當然是在他的背後。

當戈林、哥培爾、和甚至禁欲的希特勒都已經建造了巨大的華廈，並在周圍飾以東羅馬式的堂皇景色時，而希墨萊却與他的妻子和幼女住在柏林郊外的一間簡單的小小的別墅裏。希墨萊夫人是一個巴伐利亞農夫的女兒，她不喜歡使喚傭僕，凡是烹飪和家務大都由她自己動手。希墨萊辦畢了受罰般的十小時的工作，其餘閒暇的時候，就都用在照顧他所鍾愛的十歲的女兒古德倫 (Gudrun) 這個「貝貝」(Pipit) 的身上。

他的最好的朋友，那個奢侈的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常常想「改造」他。李賓特洛甫有一次突兀地說：「你是德國第二個最有權力的人。你爲什麼不找一幢適當的房屋，尋一點樂趣呢？你不能老是工作呵。」

希墨萊拿下他的夾鼻眼鏡來擦着，他在失措的時候總是這個樣子的。「哦，我做不到」。他囁囁着說，「我不知道怎麼樣去做它。我常常是一個簡單的人呢。我的工作和我家庭對於我是最重要的東西了。」

其後李賓特洛甫把這故事告訴給某一個納粹領袖聽時，那個人喃喃地說道：「真是一個對照。」他們兩人的確是一個對照。在去年恐怖地屠殺了猶太人——這是希墨萊一個人導演的——之後，他曾回到家裏去在一羣孩童的宴會中做東道主，這是他所鍾愛的「貝貝」讓位給他的。他甚至不使他的衛兵引人刺目，而大多數納粹要人却喜歡把衛兵眩耀在外，以顯出他們重要的身份。在劇場中時——這是他的少數休息之一——他的衛兵往往謹慎地隱蔽着。當他的汽車駛過柏林時，那在前前後後的車子，外表上——但只是外表上而已——純粹是普通人民的汽車。後來，李賓特洛甫勸他在巴伐里亞阿爾泊山 (Bavarian Alps) 中的退根西 (Tegernsee)，以三萬元買了一幢鄉村的房屋，當做贈送「貝貝」的禮物。但是希墨萊對於它的「浮華虛飾」，還是覺得懊惱。

距今十五年前，有幾個納粹的核心人物，坐在明興的一家酒館裏，團團地圍坐一

桌。當時希特勒仍被囚禁在蘭茨堡要塞 (Landsberg Fortress) 裏面，所以他的代理者和重要助手——那個藥劑師斯特拉塞 (Graf von Helldorf) 代他執行政務。其中希墨萊也出席了。斯特拉塞在解說着國社黨的長處。

「現在，譬如以我的祕書面論——我們溫雅的希墨萊現時正在此地，」他用手拍拍希墨萊的肩膀說，「他是一個好學者，周到而精細，對於數字和組織都有異常的頭腦。但是他在納粹運動中永遠不會有發展。他是太和諧了。他的思想和容貌像一個小賬房——一個小資產階級。」這位溫雅的希墨萊，在眼鏡後面的眼睛像毛頭鷹般地眨着，露着微笑，如平常一樣，不說什麼。其餘的納粹黨員都同意他們的領袖。

一九三四年六月發生清黨之役，斯特拉塞和其他幾百個黨中的「老戰士」給希墨萊指揮下的黑衫隊射擊飲彈而死，那時候他們才發覺他們從前是怎樣地錯誤。有許多人——事實上是全體國民——都會歸下同樣的錯誤，因而也就喪失了他們的生命。因為這位溫雅的希墨萊，在其「賬房」的外表後面，有一種鐵的意志，和一種除掉元首之外在德國無疑地是最大的權力呢。

II

希墨萊是德國國社黨黑衫衛隊 (Schwarze Staffeln) 的領袖，他現已動員了四十五萬個全副武裝的、受過優良訓練的、完全機械化的、狂熱忠心的人——德國青年的優秀份子，置於他的絕對指揮之下。所謂 S. S. (即黑衫衛隊)，本來是納粹在國內組織的突擊隊，用以保衛希特勒及其要人們，監守集中營，和鎮壓在德國發生的任何內亂的。希墨萊現已把它變成了正規軍，凡坦克車、大炮、飛機等，它都自有完全的設備。過去征服奧大利、捷克、波蘭、丹麥、挪威和荷比各國的，便是這些部隊。

正規軍 (Wehrmacht) 開進各國內去，從事於必需的開路的射擊和轟炸。但是以歐洲歷史上無匹的大批處死和強制移居來「鞏固」軍隊的佔領區者，却是希墨萊的部隊。S. S. 在波蘭所演的角色——希墨萊是那兒的特務委員——如果記述出來，也許要成為本世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呢。幾千幾百波蘭的男女老幼，在他們的家裏被拖出來丟進「集中區域」(Concentration areas) 裏去，沒有足夠的衣食房屋，以致凍餓而死。那些有什麼反抗的罪犯，被吊在公共場所中

的旋轉的絞刑架上，繼復把這絞刑架推到街頭去遊行示衆。這位和善的希墨萊，堅決地認爲減少人口是解決波蘭問題的最好的方法。他的部下毫不改動地實行他的命令。希特勒本人後曾加以干涉，阻止此類屠殺，但僅僅改變一下方式而已。捷克和其他各國未曾遭到那樣的毒手。但是那些早被侵入以及將被侵入的弱小中立國家，却是對於希墨萊的軍隊要比正規軍的士兵——甚至正規軍的轟炸——更其害怕得多。

在「老德國」裏面，希墨萊曾於七年來殺戮和剷除一切心存不滿而足以引起危險運動的細胞份子。他是祕密警察（蓋斯太普）的總監，他只對希特勒一個人負責。希特勒呢，不耐煩處理這種瑣細事情，因而就讓他手下的這個可靠的勇士隨意作爲。他可以未經任何合法的裁判程序而行使逮捕、審問和判決丟進集中營或者處死。

會有許多不幸的柏林居民，在早晨六點鐘就從他的床上被拖出去，推擠到阿爾勃萊特親皇街（Prinz Albrechtstrasse）上的陰森森的總部裏，就送了命，或者在晚上七點鐘被拖到集中營去。「蓋斯太普」是希墨萊腦中的產物，它的特務員都是從黑衫隊和老練的刑事警察的偵探中所選出來的精明人

物。那二千五百個特務員都會受過政治工作特務學校的訓練，由那生着蒙古人眼睛的、黑色皮膚的、狡猾的、出名殘酷的海特利克（Reinhard Heydrich）——希墨萊的年青的首要助手——所組織和監督着。在全德國的各種行業——商店裏、官廳裏、工廠裏、旅館裏、酒館裏、大學裏、以及陸海空軍中——各處地方，遍佈着巨大的偵探和四人的密網，輔助着他們。

這些偵探，只在報告一點有價值的事情時，才能得到報酬，不過所付很優厚而且爽快；所以送到同一區內蓋斯太普分署去的情報極多。凡有關係的事情都呈報到柏林的總部裏去，那兒約有二百個特務員，光是在把這些報告加以分類、索引和編製保存。那特務的電話總局，偷聽着各條的電話線，因此許多言語輕率的人都遭到了災禍。當發見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時，蓋斯太普的特務員就進行偵索。他們差不多有無限的權力。不過真正的逮捕，大都是由黑衫隊執行的。

希墨萊本人，對於蓋斯太普監督得很密切，他常常審問囚徒，他喜歡做這件工作。在這種時候，斯特拉塞的所謂「小賬房」的本性就露出來了。他聲音尖銳，眼睛狠毒地水汪汪地眨着，在他使出野蠻態度之前，簡

直像一隻極猛烈的鵝鵝。在過去七年，差不多有百萬德國人，曾經走過阿爾勃萊特親皇街的幾間地下室或全國各支部而踏進了集中營裏；其中有許多人很快地就被處死了。

三

集中營也是溫雅希墨萊的發明，而由他的黑衫隊的一組——「死頭隊」（Death Head Brigade）所管理的。他們本來是爲拘留猶太人和共產黨徒而設。但自設了他們之後，有許多亞利安人的納粹黨員，爲了一點微不留意中說了一句「我認爲元首是做錯了……」這樣的小事，也受着他們的拷問。海特立克選擇那些最殘酷的惡棍去擔任這些集中營的警衛，這正可說明在達巧（Daehard）、薩遜生索森（Seidenhansen）和別處的集中營之何以使全世界如此地震動。

希墨萊所引以爲異常自豪的一個特務組織，是 UAI——蓋斯太普的外國支部。它的五千個派遣在國外的特務員，偵察着住在國外的德國人的言行，監視着德國人與外國間的一切接觸，並且組織破壞外國政府的機關。他們近來曾立下幾件著名的功績。當德國有事於奧大利和捷克時，UAI 在前幾個

國的大使館、領事館和「旅行社」，安適地工作着。在該兩國中的重要反納粹份子——爲數頗多——當他們的政府倒落以後，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被拘捕了起來。在波蘭，抗戰軍隊的交通線全給他們破壞了。在那威，UAI 差不多是拐騙了哈康(Haakon)皇帝，而使實際的抵抗陷於無用，這使全世界都爲之驚駭。「第五縱隊」大規模地運用於軍事戰略裏面，這是 UAI 佈置的。

四

希墨萊還有一個大權，就是保衛希特勒本人。三千個身材最高的、最可靠的、盲目服從的黑衫隊員，組成了希特勒的私人衛隊。他們所受的軍事訓練，甚至比最優秀的正規軍團隊還要豐富，他們穿着工緻的黑色制服，也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威風凜凜的部隊了。其中三百個，當希特勒住在布希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住宅裏時，用以保衛他；其中一百個，當他在柏林時，佈防在威爾海姆街(Wilhelmstrasse)中的辦公署周圍；其餘住在列池德佛爾特(Lichterfeld)近郊壯麗的營房裏，以備隨時使喚。當希特勒到奧地利和捷克去時，先派他們清道，以確保元首在路上的安全。當他在公共

場所露面時，他們就密密層層地佈防在他的周圍。隨便什麼東西行近元首的左右，都得給衛隊看見或聽到，並且立即報告希墨萊。

希墨萊以蓋斯太普作他的眼睛，以黑衫隊作他的討伐敵人的臂膀，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堅不可動。他甚至於搜集起了黨中最高人物的弱點和「不法行爲」，編成記錄。柏林相傳他自己也有一份。無論誰——包括大權在握的戈林和參謀部的領袖——曾經想欲妨害他的權力者，他就用蓋斯太普和黑衫隊加以殺戮，或設法使他們做不成功。有許多人——從褐衫隊領袖勞姆(Ernst Roehm)到陸軍總司令弗利德將軍(General von Fritsch)——都爲了他們的反對而送了命。他曾撤了一個軍政部長和兩個參謀的職務。希特勒內閣中有八個團員，穿着黑衫隊的制服。戈林、哥培爾和其餘要人，在他面前走路時，步伐都放得輕輕地。而希特勒又依賴着他，所以很明顯地，只要國社政體存在一日，希墨萊就將在歐洲唯我獨尊了。

希墨萊的一個親近的朋友，約在一年之前批評他說：「你們知道，他是一個有幾分狂熱的人，但他是一個冷靜的狂熱者。他是一個心存憎惡的人，但他是一個冷靜的憎惡者。他在熱情衝動而常發歇斯里的亞的

神祕的羣衆中唯一平靜的人。這或許就是他能成功的原因。他曾建築起了希特勒一開始就立腳在上面的基礎。」

希墨萊生於巴伐利亞阿爾泊山中的美麗的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岸上的林道(Lindau)小村落裏。他的父親是一個被人尊敬的學校監督和虔敬的天主教徒，曾經希望希墨萊繼承他的志向，受到完備的古典教育。但是大戰打斷了這個念頭，十七歲的青年希墨萊加入了十一路巴伐利亞的步兵聯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幹着文書的工作，他的上峯隨即發現他善於處理無數的報告和請求的手腕，這是德軍中的一種專門事務。戰後他在明興，由於他的保守的農民的根性，所以反對共產黨——當時共產黨統治着巴伐利亞——因而他隨即被吸引到以煽動叛亂的希特勒爲中心，而剛在萌芽的圈子裏面。

希墨萊在明興附近的肥料廠中找到一項工作，但是他輕忽他的職業，而盡其所能以從事於動人得多的「納粹運動」的陰謀。希特勒是他極端崇拜的英雄，幾年來始終如此。他極傾心於希特勒的雄辯。他模仿着這個「奧大利人」的言語和思想。因此他之憎恨猶太人、共產黨、共濟會員、耶穌教徒

——他們因為某種原因都結在一塊——甚至比那「紐蘭堡的瘋人」(Madman of Nuremberg)史脫萊赤(Julius Streicher)尤甚。希墨萊甚至著着一撮希特勒式的鬚髭——只是稍為小一點，以表示他的敬意——這撮小鬚髭他現在還留着。並且他加入了明興的許多反共的恐怖組織之一的「國旗義勇團」(Feldkorps Reichsflanze)。

五

在一九二三年結果失敗的暴動中，希墨萊指揮着一個支隊，但是他在明興的警察還沒有開第一次排鎗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得以免與希特勒及其勇士們一同入獄。此後兩年，他已在工廠中失業，担任斯特拉塞的祕書，為新國社黨做着臨時工作，免強敷衍貧困的生活，同時在明興大學裏研究農業，想做一個畜養家畜的農夫。

一九二五年，政府馬馬虎虎地釋放了希特勒，他回到了明興去。他囚禁於蘭茨堡要塞期間，擬定了許多計劃，這時就把他的黨澈底加以檢查。因了斯特拉塞的建議，希墨萊得以第一次昇擢；他做了下巴伐利亞的納粹黨的幹事。

當時做一個納粹黨員，不是一件好玩的

事。召開會議時，常被共產黨徒亂擲磚石，搗亂破壞。希特勒就想出了一個計劃，教強有臂力的人，拿起重大的棒頭，組織一團衛隊或稱黑衫隊，以驅散一班冒充黨員的搗亂份子。希墨萊也加入了，主要地是想當元首說話時得以接近他。一九二七年，他做了黑衫隊的副領袖，於是他的事業開始發展了。

溫雅的希墨萊以其獨有的有秩序的、科學化的精密手腕，將其紊亂的暴漢部隊，變成了天下無二的競選機構。他的黑衫隊的情報部，記錄着巴伐利亞各鎮各鄉的政治動態。宣傳隊以激烈的詞句竭力煽動。還有懲戒隊鞭撻着活動的反對派。

納粹的代表在柏林國會中開始增加了。到一九二九年，希墨萊做了黑衫隊的司令。他手下有十萬餘武裝完備、受過訓練、在黨中最強壯、最機智、絕對忠心於希特勒和他自己的人。一九三〇年他做了國會中的一個議員時，便準備進行把勢力擴充到全國的工作。全國反納粹的重要份子，都有他的黑衫隊尾隨着，調查着，所以他都瞭如指掌；並且還編成許多「處罪表」；在三年以後，發生國會縱火案的夜裏，很神速而精確地把這些「處罪表」付之執行了。

六

威馬(Weinmar)共和政府倒後，有數千人被捕，全德國的警察局都被佔。佔據了起來，這種功能也許是歷史上最特出的革命的動績了。

只有希墨萊能夠完成它。希特勒委任他做明興警察長以爲酬勞；在此後數月中，他又成功地掌握了全德國的政治與罪犯警察的指揮——唯有在普羅士，戈林不肯放棄他的權力，設立了他自己的警察。希墨萊並不與戈林的反對相爭。他組織他的蓋斯太普，加強他的黑衫隊，靜靜地等待着。他的機會不久就來了。

在那幾年，希特勒對於溫雅的希墨萊和他的黑衫隊的依賴漸漸地增加了。黨中的衝鋒隊(Storm troops)——即褐衫隊，簡稱S.A.——已發展成爲一個有一百二十萬人的巨大組織。他們大部份是來自貧民窟的賤民，不守紀律，不可信賴，而且不受指揮。他們的領袖勞姆，曾與希特勒一度艱苦奮鬥，又曾一度脫離他去從事於組織波利維亞軍隊的較好的工作。他回來後，野心增高了，主張「真正的革命」，這可使他的隊伍抓到政權。但在同時，希特勒却與萊茵區的

實業家訂了約，由他們供給他經費，並與國防軍將領訂了約，由他們保護他。勞姆和無產階級的褐衫隊非但是一個障礙，並且也是一個危險。希特勒曾與希墨萊和戈林說起這件事。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晚上，黑衫隊出動了。

希墨萊的蓋斯太普曾經「發現」S. A. 攫取政權的一個「計劃」。翌日早晨，S. A. 的頭領死了，還有大批希墨萊的舊敵也都死了。

勞姆殺死和 S. A. 解體之後，黑衫隊和蓋斯太普便成了納粹政體的柱石。後來希特勒勸告戈林放棄他在普羅士的私人專有的權力，讓希特勒做全德國警察的最高領袖。希墨萊現有無限經費的供給，儘可隨心所欲了。他設法使他的組織成爲永久的組織。「所有世界上大規模的警察制度，我都研究過」，當時他以虛偽的謙遜的態度，向一個外國的外交官說，「我要改進福遜(Foucauld)和雅哥達(Yagoda)。我要創辦超過他們的東西，與德國同垂千年的東西。」

把他的黑衫隊變成了他的所謂「血的貴族」，天天鼓吹着說，他們是德國的特權階級。黑衫隊員是根據複雜的資格——包括「亞利安」血統，這必須追溯到一七五〇年

——而從年齡二十一歲、已經做完了他們的義務勞動，和軍事服役的優秀份子中選出來的。

因爲有了 S. S. 隊員的資格後容易進入「元首學校」(Fuehrer School) 和找到最好的政治工作，所以希墨萊得以在最好的德國家庭中加以吸引。爲了創造尊視條頓靈魂的傳統，所以希墨萊給他的黑衫隊實施一種錯雜的半武士風的、半異教徒的、臭明其妙的儀式。倘若兩個黑衫隊員發生劇烈的爭執，他們必須向「榮譽法庭」提出他們的爭論，這個法庭可以命令他們作一次死的決鬥。黑衫隊也舉行「節日」——古代日耳曼的聖日。

黑衫隊的結婚頗不容易。他們的新娘必須純粹是日耳曼型的，且須經過思想和母性才能方面的全部的考試。同時希墨萊不但准許，而且鼓勵他的隊員們盡量多養私生子。黑衫隊員的子女的未婚的母親，免費送往宮殿般的醫院裏調養，其中最大的一座醫院——在巴伐利亞阿爾泊山中——山那頗有詩意的希墨萊切當地定名爲「生命之泉」(Lebensborn)。

在一九三八年中，希特勒命令希墨萊去做一件他的學生中最危險的工作。在二月

裏，參謀部反對元首的進攻奧大利的計劃。希墨萊便提出種種記錄，使元首得以藉此籠斷那些反對派。白倫堡(Bloemberg)和弗利德(Friede)各將領因此倒臺。所定弗利德的罪狀，完全出自希墨萊的捏造。不過奧大利到底被侵吞了。到九月裏，又需要一次肅清來督促參謀部進攻捷克了。希墨萊乃又提出必要的材料，是年年底有十七個將領和數百個官吏被撤除職權。在波蘭戰爭之前，希墨萊又曾做出幾件激憤衆怒的事。這些肅清的結果，在正規軍和黑衫隊間發生了嚴重的摩擦和敵意。特別是普羅士貴族黨(Pussian Junker)階級的老官吏，每有機會就嘲罵希墨萊和他的部隊。不過，希特勒和軍隊的威望，已因最近的勝利而升高許多，所以他個人能够壓制任何可能發生的衝突。並且他非常地需要希墨萊。黑衫隊員雖然是德國最精良的軍隊，但是希特勒却不讓他們担任前線上實際作戰的職務。爲的是倘若戰爭的趨勢不利於他時，他就需要這班忠心的五十萬步隊維護他的政體。倘若他戰勝了，他就需要溫雅希墨萊鞏固他的地位。

希特勒曾經說：「希墨萊具有全國最清白的頭腦。他是一架機器呢。」



三個獨裁者 (長篇連載) (三)

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

Emil Ludwig
馬奇萍譯

三

希特勒固然暴虐，却也曾很頑強地把物質的勝利帶給德國的人民。但是希特勒特別是給了他們些什麼呢？

命令與劍。因為他們是歷史上唯一不要強迫就自願服從的人民，他們在數百年來初次享受的十四年的自由裏覺得怪不舒服。他們沒有教官發命令給他們就覺得不快活。當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發表演講，在每次狂叫裏都要把「服從」這字一口聲連說三遍。這時候，那字的音波與給那字所激發出來的熱忱的浪潮合拍地顫動着。

他把劍——自然是譬喻——給了德國人。被戰勝的敵人從他們手裏奪去而現在由希特勒歸還的劍，在好戰的德國人看來是隆重的禮物和長期渴望的滿足。過去的三百年，尤其是後來的五十年中，制服在德國的街上極受贊美。副官是女孩子們的理想的英

雄；勳章、遊行、旗幟，象徵人生一切的光榮。十四年來這種「光榮」不過聊作紀念；因為德國的領袖們缺乏空想，他們化好幾年功夫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來重整一個戰敗的人民。但是當每一個理髮店的學徒重新戴上鋼盔，每一個擦皮鞋的小子着上長統皮靴的時候，軍國民就心花怒開了。現在德國着馬靴的人多如過江之鱗，可是沒有幾個真真騎馬的。

華格果 (Richard Wagner) 把象徵的意義歸還給「德國劍」。當觀衆在他所編的歌劇「拘魂使者」(Valkyrie) 裏看見齊格門 (Siegfried) 從槲櫚裏把劍拔出來的時候，每顆心都跳動起來。因為這種觀念完全同福音的教義矛盾的，現在德國反宗教的鬥爭不能說它不合理。德國人沒有劍就可憐得要命。戰後的世界爲他們的發明，他們的齊柏林飛船，爲他們偉大的音樂家物理學家和作家的歡呼，不能滿足他們的驕傲。祇有

世界再在德軍的巨大的戰車前震顫，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我們不容否認，有一種單純的理想激動了德國的納粹青年。它是好戰的觀念，預備應付任何事變，而求死烈的榮譽。現在納粹青年真的不希望和平，也不希望個人的快樂，他們要爲社會犧牲，爲德意志概念的勝利而犧牲。像別人信仰上帝一樣，他們信仰日耳曼種族的優越和它統治世界的權利。

他們的新領袖不懂答應這些，並且在他們眼前開始兌現。因凡爾塞條約，德國在歐洲失掉五百萬居民；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它已經獲得四千萬居民和富於原料的一方塊土地。德意志共和國曾經繼承萊茵河沿岸、薩爾區及奧國，爲德國的領土；不過它沒有能够把它們保牢。據希特勒才真是第一件使民治主義的愛好者同納粹主義疏遠的事情。祇用威嚇就可完成劫掠的事實，暴露出對手的懦弱，但是它也表示德國領袖的錦囊妙計。

以前限於商界廣告，經政府採用後，已經使得現在的一位元首僅用宣傳與恫嚇，而不靠磋商的程序，便能達到他的目的。這兒表示出獨裁的敏捷的行動，在技術上比受民意統制的政府的迂緩確佔優勢。

這些巨大的外在的勝利，增加原料的產地和擴大軍隊的力量，是給希特勒用方法為德國收獲的。粗看起來，這些方法在國內很收成效。德國各國廣設的大兵工廠，雇用幾千工人。實業家賺他們的幾百萬塊錢，工人賺他們的糊口的工資。就職的頭幾個月，希特勒在失業羣中招來四百萬人，叫他們製造鎗、坦克車、飛機、戰艦和要塞。除預備和指揮戰事外一無所知的幾千退職軍官，恢復了他們的地位與收入。在改組的幾年中，希特勒也曾設法叫他私人的軍隊與新國軍軍修好，並保證他衛隊的完整。

他向人民要求的報答——克己和節衣縮食——在別國的人民或許不會樂於應允。他們軍隊的榮譽，被恢復後的德國人的熱忱，重整軍備程序裏的數百萬工人的雇用，他們服從的天性，他們的儉約，都有助於這位剛毅的人的事業的進行。時間也與他有利，因為貧困的戰後幾年早就過去了。希特勒宣佈說他就職時還有共產主義的活動是捏造事

實；最後一次的暴動是發生在八年以前的。

希特勒無庸再怕以前的敵人了。凡爾賽條約的三層重擔早在他執政以前給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拉脫諾、和勃魯甫 (Brining) 所解除。佔據萊茵河沿岸的問題已經平和地討論過，賠償的問題已經解決，而國家黨的力量已經增加到三十萬人。希特勒很可以臆斷不會有人反對他的登軍，因為秘密的重整軍備早就開始了。

可是問題是以前的協約國是否會坐視他把軍隊開進萊茵河沿岸。這地方就表示他如何的熟悉輿論了。他否認關心條約。他很自信地依賴鄰國的嗜好和平的天性，知道他們不會阻止他叫他在戰後十五年跨進禁地去。希特勒和郭培爾都有機關設在英法，根據詳細的報告，遵照他們的民情行事。一九三六年我遇見一位有名的法國將軍，問他為什麼法國對於希特勒的奇計表示冷觀，他說，「在法國，如果不受攻擊，沒有一位總統能夠動員軍隊！」因為法國人已經鑄成大錯，他們祇謀他們的安全與愛好和平，沒有時常出言恫嚇；德國人看清鄰居所需要的是保有他自己的花園和收穫它的果子，所以祇要站在籬邊客氣地打聲招呼請他跑開就與。至於英國，十五年來一向相信有侵略野心的

是法國人而不是德國人。他們以為德國人都是一班紳士，祇有法國人是好戰的。如果彼時英法兩國由像邱吉爾及克里蒙梭這類人執政，希特勒就會眼看他軍備未充的國家受到侵略，他自己也在一九三五年給國內人民所推倒。鮑爾溫 and 張伯倫不允許冒任何戰爭的危險，尤其是因為他們知道戰爭與社會革命是相連的，而美國人也不會平空起來參予他們的事。他們很正當的宣佈：倘使萊茵河沿岸、塞爾威或奧國要給德國人住進去，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不遠千里的跑去阻撓他們不許吞那些德國的土地呢？

希特勒的致勝端賴鄰國的懦弱和他行動的大胆。他壓迫投票的方法同他行動的敏捷一樣的新奇。一位朋友有一次告訴我，他從建築師風洛斯脫 (Floss) 的家居的太太那兒聽到的話。在佔據萊茵沿岸之後，希特勒，曾經是她丈夫以前在明興的老朋友，馬上跑來同她說，「這兩天我不知出了幾身冷汗，怕他們最後會出兵反對我。現在好了。他們祇有咒罵的份兒！」

這是一位賭徒的口吻，他把一切都下注在一張牌上，堅決的相信當別人不肯偷機的時候他好安穩地冒他的險。

投稿簡章

- (一) 來稿凡關於國際問題，適合本刊宗旨者，一律歡迎。
- (二) 投寄譯文，請將原文附寄；如原文不便附寄，則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等，詳細註明。
- (三) 文體以白話為準，篇幅長短不拘。
- (四)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 來稿不合時如需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寄回郵資；否則概不退還。
- (六) 本社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經發表後酌致薄酬，每千字自四元至十元。不願受酬者請先聲明。
- (八) 來稿於本刊發表時，已先在他處刊出者，恕不致酬。
- (九) 稿末請註明投稿人之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 (十)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新生命社國際週報編輯部。

國際週報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

編輯人 王之道
 發行人 陳叔平
 出版者 新生命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四八九號

價目表		
郵費在內	預定	零售 每冊 國幣一角五分
		半年 國幣三元五角
	全年 國幣七元正	

廣告價目	
特等(背封雙色)	每方吋四元
普通(正文前後)	每方吋二元
以上價格均以每期為標準	

馬關和議

最新出版三幕劇 每冊六角

藤森成吉著 張大成譯 本書著者為日本負有盛譽之文藝作家。其編劇佈局台詞及穿插等均臻上乘，曾在日本各大劇場上演極博好評。內容大都根據歷史事實，其政治上意義尤值得注意。譯者於譯述時，並參考正史及李文忠公全書與時人劄記，極其精密，筆調流暢。凡關心中日關係及愛好文藝者，均應人手一編。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每冊二角 本書以遠東問題與中日戰事為立論中心，而以世界局面之演變，各國關係之錯綜，為之推論，尋取教訓。態度客觀，論點正確。欲知遠東之實際內景者，不可不讀。

最近歐洲動態

每冊六角

本書對於歐洲的各種變局，分割解析，極為精當。其中如斯太林的「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託因皮的「世界史的轉換點」，霍勃好斯的「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等共二三十篇，均為極可注意之國際文獻。

遠東國際形勢

每冊八角

本書為論述最近遠東形勢的專書。凡關於中日戰爭之因果演進，以及英法美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與影響等，莫不有詳確之論斷。

最新歐洲大戰形勢圖

★寄下二角★

★立即寄贈★

本圖用五彩道林紙精印，有全張新聞紙大小。除大地圖外，另有附圖八幅，如：德國的勢力膨脹，蘇聯的向外發展，列強軍備比較，西線戰事形勢，一九一四年之歐戰形勢等，都有詳盡圖解。原價五角，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以二角直寄上海郵箱一九二七號，當即奉贈。

今日的蘇俄

每冊一元

楊光政·陳懷玉合譯 蘇聯在此次歐亞兩大戰爭中演着什麼角色？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前途怎樣？其國內實情與國際關係如何？這些複雜問題，本書內都有明白解析。中凡集譯萊翁勃倫、尤特萊女士、史諾、托羅茨基等權威作家最新著述二十餘篇。實為認識蘇聯新面目者最好的讀物。

新生命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九二七號